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卅三

明

12
130
97

九十七



172
1330
97

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峴泉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

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

傳附見其父正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

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真

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三

支錢所
那詢有

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
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
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
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
儒墨之界者實轉爲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
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
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
字初者其言既合於理甯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
文乎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王

紳爲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
卷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
拾重編之本矣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唐之涪撰之涪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陰人肅之
子也建文初詔詞臣修鑑戒錄方孝孺薦之授翰
林院侍讀與孝孺同領書局卒於官明史文苑傳
附載王行傳中徐禎卿翦勝野聞載明太祖以布
囊貯之涪夜越宮牆入便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

其事荒誕不經殆委巷小人因之瀆文思敏捷造
是妄語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者謝不就
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
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考明
史李文忠傳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襲封曹國公不
載其北征事惟馮勝傳載洪武二十年與傅友德
藍玉趙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鄧鎮皆從是年歲
在丁卯與集中寓甯軒記所載洪武丁卯相合當
卽其時也是集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

本又詩文相閒成編而總題曰詩亦非體例疑當
日雜錄手彙存此一帙後人因鈔傳之故編次叢
雜如此歟其詩雖未經簡汰金礫竝存而氣格質
實無元季纖穠之習其塞外諸作山川物產尤足
以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
詩三十首題下各有小序仿阮閱會極張堯同之
例其中如舜廟不取地志象耕之說禹廟不取禹
穴藏書之說皆爲有識此卷本於集外別行然篇
頁寥寥今綴於集後末附長洲戴冠和詩三十首

大抵湊泊成篇不及之瀉原唱以舊本所有姑亦
竝存焉

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紳撰紳字仲縉義烏人待制禕之仲子明史
附見禕傳稱禕死時紳年十三事母兄盡孝友長
博學受業於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
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述
滇南痛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
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饒歌鼓吹曲十二章卒於

官王泌東朝記以爲成祖召入翰林編摩太祖實
錄者誤也其集冠以饒歌十二首卽建文初所獻
次爲賦二篇次爲古今體詩及諸雜文末爲附錄
一卷紳名父之子又師承有自其文演迤豐蔚不
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無元季纖穠之習在洪
武建文之時卓然自爲一家不但行誼之高也名
其齋曰繼志可謂無忝所生矣

練中丞集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練子甯撰子甯名安以字行號松月居士新淦

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
殉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
文諸臣爲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
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
甯玉屑無多爲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
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黃溥簡
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
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
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靖七人無所謂狀

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人不應
有奉詔歸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
甯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月
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稱賜進士及第授翰
林院修撰一曰集後雜考引葉盛水東日記載長
樂鄭氏有手卷練子甯賦張顯宗跋稱顯宗狀元
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其言頗核蓋子甯一代
偉人人爭依託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僞廢
其真也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誠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藁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為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

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并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為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為所切齒即委

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
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
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
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
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
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
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
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
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貞白遺藁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浙江孫仲
曾家藏本

明程通撰通字彥亨貞白其齋名也績溪人洪武
乙丑貢入太學庚午舉應天鄉試時方遣諸王將
兵因以封建策貢士於廷通所對稱旨擢第一授
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叛後通上書數千言論
戰守大計永樂初錦衣衛都督紀綱發其事詔械
通詣京師與二子俱論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
述凡百餘卷悉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荊州遼王
以所圖通像及遺藁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

孫長等乃搜訪佚篇裒爲六卷附以遼王竝同時諸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別爲四卷天啟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謚之文爲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卽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

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集竝傳不朽矣

靜學文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竝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

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竝無之案徐敬孚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

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卽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撫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芻蕘集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二十三

九

明周是修撰是修有綱常懿範已著錄是集爲其
孫應龍所編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大抵風
骨棱棱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其矩
度波瀾亦具合古法不在當時作者下世不甚稱
殆轉以氣節掩歟史稱是修由霍邱訓導遷周王
府紀善王多不法是修動繩以禮今觀集中修已
十箴與保國直言二篇蓋卽是時之所作其剛正
不阿不待後來始見矣末附解縉所作誌銘及楊
士奇所作傳誌銘但稱歸京師爲紀善預翰林纂

修以死竟不言其殉節傳乃言其自經應天府學
蓋縉作誌在永樂九年時黨禁方嚴故諱其事士
奇作傳則在宣德四年時公論稍明故著其實也
傳又稱是修數論國家大計至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云云於當時情事亦得其
真雖是修精貫三光不待二人之文而顯二人之
文尤不足以榮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後見真
能死者之難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後見慷慨
死者之不愧不怍竝錄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彰矣

吳隱集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吳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遂自盡以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吳氏爲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歷乙丑桐鄉知縣濮陽裴得遺橐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

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卽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易齋集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以讓其兄子廌乃特設閤門使授之尋爲谷王府左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里燕王卽位召之稱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遺文久佚不傳明末楊文驄令青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鈔本始以授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璟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別有無隱橐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同異亦莫可考也璟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嘗以爲真伯溫子而詩文傷於稍率頗遜其父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甌玉盃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雖譽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蒼勁兀傲不羣猶

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值革除之際捐生完節不墜家聲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野古集三卷

內府藏本

明龔詡撰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警洪武中官給事中以言事遣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己未巡撫周忱薦爲松江學官不就又薦爲太倉學官亦不就嘗語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

十八明史附載牛景先傳是集乃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前有李繼貞序稱刪其十之二三蓋謂詩格調在長慶集擊壤集閒其傷於鄙俚淺率者繼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摯直抒胸臆律以選聲配色彫章琢句誠不能與文士爭工律以綱常名教之旨則不合於風人者黜矣末附上周忱書及王執禮張大復等所作家傳墓誌諡議像贊等篇又有年譜稱詡族姪紱所編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

作落葉吟見意案紱之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應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而顧據斷爲惠帝出奔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此譜於康熙乙巳挺得本於其族弟維則故崇禎乙亥原刻總目不與墓銘家傳等竝列觀是一條其真爲紱作與否猶在兩可間也疑以傳疑姑竝存之而已

案練子甯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之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

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
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
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
升列於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
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
之先後也

文毅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明解縉撰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
初官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參議改交阯爲漢王高

煦所譖下獄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縉所著有白雲
橐東山集太平奏疏等書歿後多散佚天順初金
城黃諫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卷後亦漸湮嘉靖中
同邑羅洪先復與縉從孫相輯成十卷千頃堂書
目又載有似羅隱集一卷學士集二十卷今竝未
見此本十六卷則康熙戊戌其十世孫悅所補輯
也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
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
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橐眞僞相半

蓋出於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閒存亦復不減作者至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黃汝亨狂言紀略詆其文義繁縟使當賈長沙直是奴隸苛矣又案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縉實爲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爲巨帙一切遺文墜簡竟賴以傳於今日以待

聖朝之表章卽以功在典籍而論其著作亦宜存錄可不必銖銖兩兩而繩之也

虛舟集五卷

山東巡撫探進本

明王侁撰侁字孟揚永福人元潮州總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節死侁生甫六齡其母教之讀書洪武庚午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卽位徵至京師授國史院檢討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後坐解縉黨下獄死侁爲閩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傳附見林鴻傳中是編乃其詩集前有王汝玉序又有解縉序

二篇一題虛舟集序一題王孟揚文集序又有宏
治六年桑懌序則為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虛舟集
而作不言其別有文集蓋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
書評及自述誄各一首偁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
問約略相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剽直
偁詩恬和安雅殆為勝之自述稱服羣聖獵百家
窮幽明每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
於文若詩其命意亦殊不凡故集中若感遇諸作
規撫拾遺詠史數篇步趨記室將進酒行路難等

亦頗出入於太白雖未必盡合古人而意度波瀾
時復具體固不比於優孟衣冠也

王舍人詩集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
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樂初
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
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為其子默所編又名友
石山房彙前有曾棨王進序後附章昞如胡廣等
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
韻蕭灑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一
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清故雖長篇
短什隨意濡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
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絕則儉
父面目不足以見絀之長矣

泊菴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
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
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
部尚書鄭賜爲總裁陞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仁
宗監國以釋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蹟附見明史

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
蔡所編考蕭鎡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
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
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鈔梓
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橐爲潛所自編因循
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蓋
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
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
瞻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爲文

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冢不復存人間則舊本久佚矣

毅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洪撰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八舉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尋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由檢討歷官修撰侍講爲永樂大典副總裁官明史文

苑傳附載林鴻傳中稱成祖嘗命洪爲文洪逡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而是集有劉公潛所作輓詩序及莫琚後跋乃言洪預修國史會大臣欲載其家瑞異入日歷中洪持不可至聞於成祖前坐謫禮部主事卒於官曾棨輓洪詩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亦指是事明史蓋偶遺也此集卽莫琚所編雜文皆樸雅駢體亦工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棟之鉤摹其序文及序書二篇立論具見根柢其序胡儼詩集謂至元天歷間趙虞

范揭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麤豪為壯以尖新為奇語言纖薄音律怙懣論元末之弊至為切中則洪之所見高出當日遠矣雖名位不昌要為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明史文苑傳稱王侁預修永樂大典學博才雄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則洪之文章概可見矣

頤菴文選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

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算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皆為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為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釗釗學於虞集授受淵源

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為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青城山人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璉撰璉字汝玉長洲人洪武中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擢翰林五經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後坐解縉累下詔獄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諡文靖事蹟附見明史

鄒濟傳史稱璉少從楊維禎學嘗應制撰神龜賦璉第一解縉次之其文采為當世所重然所著詩藁散佚正統十二年其孫鏗始哀次為編其姻家華靖刪定為八卷即此本也靜志居詩話稱其詩不費冥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二十人以璉壓卷今觀其詩音節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為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預繩明初人矣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故鄭瑗并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遂為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

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即代言錄一為聖諭錄一為奏對錄一為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為附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為人竄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為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并錄之焉

楊文敏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三

明楊榮撰榮有後北征記已著錄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閒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渢渢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爲人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透迤有度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異也與楊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國旣久晚進者遞相摹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所衍漸流爲膚廓冗長千篇一律物竊則變於是

何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爲藝林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東里一派卽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

省愆集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黃淮撰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

欽定四庫全書
金文靖集卷之二十七
書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院編修
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
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
士累加少保卒諡文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淮當革
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
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
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
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
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

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眷容安雅
亦與三楊體格略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
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
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
梗概至其退直入覲歸田三橐同編爲介菴集者
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旣已著錄則是可姑
置焉

金文靖集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錄已著錄幼孜在洪武

建文之時無所表見至永樂以迄宣德皆掌文翰機密與楊士奇諸人相亞其文章邊幅稍狹不及士奇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明運方興故廊廟賡颺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也千頃堂書目載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北征集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時露悲壯之音則彝尊猶及見之今亦未見是編爲其子昭伯所輯詩文多應制之作蓋卽黃虞稷所謂十卷之本別冠

以三朝恩榮錄一卷則其敕諭誥命祭文像贊神道碑之屬幼孜事蹟已詳明史核以本傳多其子孫誇侈之詞無關考證今刪去不載惟以本集著錄焉

夏忠靖集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原吉撰原吉字維詰湘陰人以鄉薦遊太學選授戶部主事燕王篡位原吉降附後官至戶部尙書諡忠靖事蹟具明史本傳原吉詩文集六卷載於明史藝文志與此集卷數相合蓋卽舊本後

附遺事一卷爲其孫廷章所輯刊版久佚此本乃國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廣學政時得其裔孫之所藏重爲校刊前有楊溥序稱其詩文平實雅淡不事華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之際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閒尙未能竝騫中原齊驅方駕然致用之言疏通暢達猶有瀉實之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固亦無愧也

抑菴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正統

閒拜吏部尙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諡文端事蹟具明史本傳直當景帝易儲之時持之不堅爲平生之遺憾然于謙當國亦不能爭其中殆有難言者至於初諫親征繼力爭遣使迎英宗侃侃不撓至以出使自任大節究爲不愧其器識厚重在銓曹十六年奉職公允亦稱名臣詩文典雅純正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卽承命入閣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爲

老壽巋然負一代重望蕭鎡作是集序稱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輸寫萬狀蓋明自中葉以後文士始好以矯激取名直當宣德正統閒去開國之初未遠淳樸之習猶未全漓文章不務勝人惟求當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雖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尙有典型者矣集爲其子檢討積所編成化初其次子植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爲後集云

運甃漫彙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昌祺撰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甲申

進士選庶吉士授禮部郎中

案明初六科皆有庶吉士不止翰林有之

故得以直

授郎中歷官廣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蹟具明史本

傳是編皆古近體詩竝詩餘乃天順三年吉安教授鄭綱所編史稱昌祺預修永樂大典凡僻書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清新華瞻音節自然陳循序稱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氣故雅淡清麗宏偉新奇無不該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過

數輩曹安調言長語極推其題文丞相研一首朱
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李禎詩務謝朝華力啟夕
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蓋由其一變綺靡
纖巧之習而以流逸出之故別饒鮮潤迥異庸蕪
鄭瑗并觀瑣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
不撓嘗觀其運甓詩稟浮豔太逞不類莊人雅士
所爲所謂振也慾焉得剛云云是梅花一賦足累
宋璟之生平矣執文章正宗一編以進退古今之
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騶虞歌汴城閱武諸篇或
稍傷俚俗然論一篇之詩當字銖句兩而求之論
一家之詩則當統觀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拙
也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時勉撰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
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諡文敬成化中改諡
忠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
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終以
不附王振爲所構陷前後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

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
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勉尤爲人
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爲文則
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
行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驕心盛氣以大
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爲人脫橐
多爲人持去故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
人戴難所編其孫長樂知縣顒所刊併以墓誌傳
贊之類附錄於末焉

梧岡集八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唐文鳳撰文鳳字子儀號夢鶴歙縣人與祖元
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
改趙府紀善卒年八十有六文鳳宰興國著有政
績泰和劉鴻嘗爲作賢令祠記見程敏政所編唐
氏三先生集附錄中其詩文亦豐縟深厚刊落浮
華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孫澤撰墓表云先生著
述在鄉校者曰朝陽類橐在興國者曰政餘類橐
又曰章貢文橐在藩府者曰進忠類橐在洛陽者

曰洛陽文彙歸田後曰老學文彙今此編所存者止詩四卷文四卷蓋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見其

大凡矣

曹月川集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與薛瑄為最醇瑄詩文集讀書錄等皆傳於世而端之遺書散佚幾盡其集亦不復存此本為國朝儀封張伯行哀輯而成首以夜行燭次家規輯略次語錄次錄粹次序七篇次詩十五首夜行燭

家規二序不冠本書而別載於後詩之中閒以太極圖贊一篇皆非體例蓋編次者誤也未附諸儒評語及張信民所纂年譜端詩皆擊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質直朴素不以章句為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學問又復篤實直抒所見皆根理要固未可繩以音律求以藻采况殘編斷帙掇拾於放失之餘固宜以其人存之矣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為其門人關

西張鼎所編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孫刑部員外郎
禧以橐付常州同知謝庭桂雕版未竟而罷宏治
己酉監察御史楊亨得其橐於毘陵朱氏鼎又從
亨得之字句舛譌多非其舊因重爲校正凡三易
橐而成書共得詩文一千七百篇釐爲二十四卷
鼎自爲序引朱子贊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
語爲比殆無愧詞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
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
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泉之流遂以太極圈兒

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
京等句命爲風雅嫡派雖高自位置遞相提唱究
不足以厭服人心劉克莊集有吳恕齋文集序曰
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閒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
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明代醇儒瑄爲
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絕不以俚詞破格
其詩如翫一齋之類亦閒涉理路而大致沖澹高
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韋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
當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載道爲詞常談鄙語無不

可以入文者究為以大言文固陋非篤論也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為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歿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為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

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為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互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為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澆忍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哀然具存固宜亟為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于忠肅集十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官兵部尙書英宗復辟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成化初追復原官宏治初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歷中改諡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倪岳作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菴詩文彙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益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後遺藁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

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議此本前爲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志迥異與嘉靖刊本亦迥異蓋又重經編次非其舊本也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覘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適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

之無施不可矣又案王世貞名卿績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彙世貞等專屬之謙殆亦考之未審歟

蘭庭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晉撰晉字孔昭吳縣人工畫山水嘗自戲爲謝疊山其名明詩綜作晉而集末贈盛啟東一首

乃自題蔡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首題作寄謝縉案易象傳稱明出地上晉雜卦傳稱晉晝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晉有理作縉無義本集或傳寫之誤耶其始未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門謝恩值雨詩則嘗以布衣應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傳浚儀張冑二序冑序稱晉詩二百餘篇而此集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張序作於永樂甲申而集未有永樂丁酉十月旣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凡十四載積詩之多宜過於冑序所云傳序謂姑蘇

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
趣官序亦謂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學問然則晉
不特以繪事傳矣

古穰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賢為英宗所倚
任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亦頗有所輔助
然抑葉盛排岳正擯張甯不救羅倫諸事頗為史
所譏議其相業蓋在醇疵之間文章非所注意談
藝者亦復罕稱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尙

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嫻雅無矯揉造作之習
此集為其婿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
二卷序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
卷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贊
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天順日
錄三卷雜錄奏疏雜文三卷中多記載時事亦有
足備史乘參核者未可棄也其天順日錄有本別
行茲以原本編入集中仍竝錄之焉

武功集五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二十三

三

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尋下獄戍金齒放歸久之乃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爲人構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爲君子所詬病祝允明爲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往回護其詞究不足以奪

公論也然其幹略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全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擬諸古人蓋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必盡以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作非所擅長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謂源出右丞然語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各有能有不能存而不論可也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倪謙撰謙有朝鮮紀事已著錄據李東陽序謙所著有玉堂彙一百卷上谷彙八卷歸田彙四十二卷南宮彙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鮮之作爲遼海編別行於世今皆未見此本凡賦辭琴操古今體詩詩餘十一卷頌贊表牋箴銘一卷文二十卷蓋謙所自編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楊臺閣之體至宏正之間而極弊穴闕膚廓幾於萬喙一音謙當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

驟謹嚴朴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之籠罩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爲文章之優劣也

襄毅文集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雍撰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正德閒諡襄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明自正統以後正德以前金華青田流風漸遠而茶陵震澤猶未奮興數十年間惟相沿臺

閣之體漸就庸膚雍當其時雖威行兩廣以武略
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繪句爲工而英多磊落之
氣時時發見於文章故雖未變體裁而時饒風骨
其雜文亦高視闊步氣象迴殊韓愈所謂獨得雄
直氣者殆於近之朱彝尊明詩綜但稱雍有集而
不著集名所錄雍詩一篇又非佳作其賜遊西苑
記日下舊聞亦不載靜志居詩話絕無一字及雍
殆偶未見斯集歟

白沙集九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
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諡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
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閒何熊祥重
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
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敎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
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
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麤野不可
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
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

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
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
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
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
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
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類博彙十卷附錄二卷

浙江汪汝
璪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類博雜言已著錄天順復辟以後
奪門諸臣挾功驕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圖正以

書生支撐其閒欲設計以離曹吉祥石亨之交事
不能成反爲所中至於竄謫瀕死其策雖疎其志
要爲忠蓋及羣姦繼敗又阨於李賢之媚嫉淪落
以終薑桂之性始終不改嘉靖初追贈太常寺卿
制詞有云嫉邪已甚受謫寢深左謫南荒再編西
戍旣而逆臣伏鎖正士賜環擬陟卿曹庶僉言之
允協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難容紀其實也其文章
亦天真爛漫落落自將史稱所草承天門災諭廷
臣詔剴切感人舉朝傳誦足以見其一斑矣是集

爲其門人李東陽蒐輯遺藁而成凡詩二卷雜文八卷又附錄二卷前一卷載諸人誌銘傳贊等作後一卷則東陽以葉盛所作誌銘多所隱諱爲正補傳也傳稱正晚好皇極書故所作雜言二篇皆闡邵子之學而詩亦純爲邵子擊壤集體東陽懷麓堂詩話稱蒙翁才甚高俯視一切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云云蓋得其實而傳乃稱以雅健脫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稱其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則不失爲公評正統成

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擘緩之音惟正文風格峭勁如其爲人東陽受學於正又娶正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代詞宗然雍容有餘氣骨終不逮正也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平橋藁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文康撰文康字時又號介菴崑山人平橋其所居地也集中或自署曰開封其祖貫耳江南通志文苑傳稱文康登正統戊辰進士以父母繼亡遂絕意仕進居家枕藉經史操觚頃刻千言藁成

輒爲人持去其存者有平橋臺十八卷卽此本也
初刊於天順辛巳葉盛爲之序舊版久佚康熙癸
酉其裔孫起泓又爲重刊凡詩五卷文十三卷其
詩意主勸懲詞旨質直頗近擊壤集體而溫柔敦
厚藹然可挹要不失爲風人之遺文章亦不屑以
修詞爲工而質朴之中自中繩墨較其詩爲尤勝
江南通志稱所作多記載時事有益勸懲文尤簡
質有法度殆非虛美靜志居詩話以文康比石介
尹洙雖所造深淺不同而意度波瀾亦庶幾近之

矣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

福建巡撫
探進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
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潛
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流風餘韻陰映玉堂嘗就後
圃結清風亭一區手植雙柏數百年傳爲古蹟卽
所謂柯亭學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號得
入

御製臨幸翰林院詩其名益著惟文集乃傳本甚稀據

集首董士宏序則原集在嘉靖中曾經刊版然今福建所採進者僅屬鈔本又據康太和序知當時已多闕佚今則并康序中所稱記盆魚序愚樂等作亦俱未見殆更爲後人妄有刊削彌致散亡鈔錄亦多舛誤彌失其真今就是集所存詩文各一卷重爲訂正并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中錄詩十首文二首爲補遺一卷附綴於末以存梗概其詩冲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蓋其時何李未出文格未變故循循軌度猶

不失明初先正之風焉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歸然耆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初名從吾滯橐嘉靖中重刊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橐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頑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籟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

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兼理鹽法憐竈戶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詩具有元結春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僅以詞采工拙論矣

清風亭橐七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童軒撰軒有紀夢要覽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清風亭橐十卷此本第一卷為騷賦自二卷至七

卷皆詩其門人李澄所編而劉珣張弼評之後有魏驥楊守陳沈周諸人題詞較千頃堂書目少三卷未知為原本佚脫為黃虞稷誤記也戴冠濯纓亭筆記稱軒性寡合不妄取子居南京日家人衣食或不給惟王恕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慎知其介不敢致餽有以禮幣求文者導使詣軒軒亦不納其人品本為高潔其詩亦雅淡絕俗然在明代不以詩名殆正德以後北地信陽之說盛行寥寥清音不諧俗尚故耶朱彝尊明詩綜僅錄

其憶金陵五言律詩一首未盡所長又引周吉父之言稱其九日詩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初草堂詩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徑春風喚粟畱兩聯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見其全集亦未可知也軒別有枕肱集二十卷又有海岳涓談諭蜀橐千頃堂書目尙著錄今未之見其存佚蓋莫之詳矣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甯撰甯有方洲雜言已著錄是集首有宏治

四年仁和夏時正序稱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餘姚謝丕續集序稱夏復拾林下之作爲四卷又有錢陞募刻疏稱僭作補遺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讀史錄僅三十卷或錢陞重刊改併歟甯官給事中謇諤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亨曹吉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諭定而還其才略爲一時所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調外其氣節尤爲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

然宿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偉言
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
頗雜浮聲然亦無齷齪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
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頃刻成七言長律六
十韻殆由才調縱橫不耐沈思之故矣

重編瓊臺會彙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其文集世不一
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彙續又哀其記
序表奏曰類彙嘉靖中鄭廷鵠合二彙所載益以

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彙天啟初其裔孫
爾毅遴類彙十之二增會彙十之三併吟彙合刻
曰重編會彙卽此本也雖不及類彙會彙之完備
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
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杲相惡
具載明史盛杲二人傳中其喉御醫劉文泰陷王
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
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
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

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謙齋文錄四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徐溥撰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溥於孝宗時在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不立異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爭多所匡正如

諫止李華復官執奏不撰三清樂章因視朝漸晏上疏抗論竝著讜直之節孝宗時朝廷清暇海內小康論者謂溥等襄贊之力爲多今集中奏議尙存其指事陳言委曲懇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忱與隆萬後以訐激取名器爭立黨者詞氣迴殊蓋有明盛時士大夫風氣如是也至其他作則頗多應俗之文結體亦嫌平衍蓋當時臺閣一派皆以春容和雅相高流波漸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澤紀聞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

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
海內甯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
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
不如器量當時已有公評然有德之言終與塗飾
字句者異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
本傳載其歷仕中外多著政績又以氣節剛方為
萬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

俊為喬新請諡時中書詰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
吳世忠為訟冤以鄒魯之劾喬新比於蔣之奇劾
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
嶽嶽懷方在成化宏治之間不能不謂之名臣也
是集前三卷為策略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為史論
次十二卷為雜文次十四卷為詩次六卷為碑誄
次三卷為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為發
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
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博綜

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讎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枵腹高談者異矣

石田詩選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此集不標體制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據慈谿張鈇跋蓋其友光祿寺署丞華汝德所編也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載都穆學詩於周嘗作節婦詩有青燈淚眼枯句周以禮寡婦不夜哭議燈字未穩是周於詩律不為不細然

周以畫名一代詩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畫境彌高頽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瑣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以繩削其於詩也亦可謂教外別傳矣都穆南濠詩話稱其詠錢詠門神詠簾詠混堂詠楊花詠落花諸聯皆未免索之於句下蓋穆於詩所得不深故所見止是也集前有吳寬序稱

其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周固以畫之餘事溢而爲詩非以詩之餘事溢而爲畫寬序其詩故主詩而賓畫耳又有李東陽後序東陽與周不相識時已爲大學士與周勢分懸隔以吳寬嘗以寫本示之重其爲人故越三十年後又補爲作之然二序皆爲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別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

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是集前四卷爲經筵講章及奏議後九卷爲雜文續編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則

國朝康熙初其九世孫梁英等所續輯也紀入翰林後歸臥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爲文無構思無易橐爲人取去亦不復問門人吳濂稱其文甚類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愷摯詳明切中時政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續編內有歸田咨

目十條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其人品端謹亦有足重者焉

懷麓堂集一百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為明代一大宗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

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沈博偉麗為宗其究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其集舊版已燬此本為

國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彙
二十卷文彙三十卷詩後彙十卷文後彙三十卷
又雜彙十卷曰南行彙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
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
詩後彙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
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
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弁全集耳

清谿漫藁二十四卷

浙江汝
琛家藏本

明倪岳撰岳字舜咨錢塘人徙居上元南京禮部

尚書謙之子也登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諡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岳承其家學研精典籍
明代父子俱入翰林官九列俱有文集傳世者以
倪氏爲首其居官不徇名譽銓政平允與王恕彭
韶等俱爲孝宗時名臣史稱其爲禮部長貳時禮
文制度率待岳而決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
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今集
中疏議共五十九篇與所謂百餘事者不合疑刊
集時已有所刪擇然如正祀典陳災異及論西北

用兵諸奏皆建白之最大者已具在其中所言簡切明達得告君之體頗有北宋諸賢奏議遺風他文亦浩瀚流轉不屑爲追章琢句之習蓋當時正人在位爲明治全盛之時故岳雖不以文名而乘時發抒類皆經世有本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亦可知文章之關乎氣運矣

康齋文集十二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吳與弼撰與弼字子傅臨川人天順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就

職詔行人護送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集初刻於撫州凡四卷歲久漫漶此本乃崇禎壬申江南提學副使陳維新所刻分爲詩七卷奏疏書雜著一卷序一卷記一卷目錄一卷跋贊銘啟墓誌墓表祭文一卷其詩自永樂庚寅至正統辛酉皆編年以下則有洪都臺遊金陵臺適上饒臺金臺往復臺西遊臺適閩臺東遊臺東遊饒州臺諸名而所註某臺止此之後又有附贅之詩蓋亦以編年續入者也與弼出處之間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

瑣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亭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肸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卽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三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

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歎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眞可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然與弼之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啟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

之其功未可以盡沒其詩文亦皆瀟灑近理無後來
來滉漾恣肆之談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
名遂并其書而詆之也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橐一卷野航文橐一卷附錄一

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錄已著錄據文徵明作
存理墓誌稱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數存理自作
募刻詩疏稱選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題其詩橐亦
有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諧句知其集

不過一卷千頃堂書目載其野航漁歌鶴岑集二
種亦不言卷數蓋已久佚是編爲其族孫觀潛所
輯惟樓居雜著一卷爲當時原帙凡題跋二十二
篇引一篇逸事一篇記二篇尺牘二篇募疏二篇
然雜亂無次第又以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竄入
其中殊不可解詩橐文橐各一卷則觀潛採掇諸
書而成詩橐僅十四首其中一爲佚句一爲聯句
實止十二首仍冠以楊循吉祝允明二序文橐亦
僅十篇而見於吳都文粹續集者八益以欣賞編

所載一跋及顧氏憩賢堂所藏一帖而已附錄一卷雜錄存理逸事及諸家詩文爲存理而作者而以觀潛跋語終焉存理嗜古精賞鑒雜著中如題雲林子詩後跋席上腐談跋夷白齋橐跋夷白齋拾遺書楊鐵崖遺文書吾氏類集跋鳴鶴餘音後諸篇皆足以考證諸書之始末詩文則皆散佚之餘不足以盡所長姑附存以備一家耳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當時盛推其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句其事今載附錄中然二語格意殊

卑不審何以傳誦折楊皇荅嗑然而笑殊不足爲存理重蓋成宏之際大抵沿臺閣舊體故見一本色之語遽覺耳目一新而不知實非其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番禺史悠晉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九七